



補集与二宗元文三十八

虞邑遺文錄 二

虞邑遺文錄

補集

棲真道院七元閣記元陸文圭稿

送曇瑞師詩序元殷奎強齋集

送常熟州費侯之官序同上

澄江盛先生壙志銘同上

故宋沿江制機檢察水步兵周君墓誌銘元鄭僖遺文

印應飛權戶侍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制宋劉克莊後

海虞陳揆集

印應飛權戶部侍郎制上同

送徐尊師序元鄭元祐
僑吳集

題兩伍阡表後上同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元楊文維
鐵崖錄

常熟州重建學官記上同

春暉堂記上同

芝庭處士虞君墓銘上同

璞德者傳上同

雲外說上同

殷氏譜引上同

野舟孝子志上同

初冬薄寒帖宋畫景
惜致

題朱元暉司馬端衡詩意圖合卷宋富元
珊網

賜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婺州軍州事曾懷乞除一

在外宮觀不允詔宋周必大
玉堂類稿

許浦海船置舵師回奏宋周必大
奉詔錄

貞節堂記元張著
永嘉集

寓意齋記上同

愈拙生傳上同

虞山送別圖序上同

虞山廿詠詩序上同

盧母佳城圖詩序上同

書陸仲偉編類杜詩上同

題荀子宋錢何子

橫涇東嶽廟靈石贊元尹惟一 姑蘇志

明善齋記元陸文圭

跋周子華詩藁上同

易庵寂照講師雅公塔記宋元嘉禾志

建慶元縣經始記宋富嘉謨

跋文鑑宋趙彥文鑑

故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曾公墓誌銘宋衛瓘集

送陸子善序元龔志 熊

梅竹堂記元嘉張著

虞邑遺文錄

補集

樓真道院七元閣記

陸文圭

浙江之浦昔有樓真道院宋嘉定壬申道士周志靜所建陸守元
命至洪共成之歲久潮汐吞齧勢不能支至大己酉其徒管元範
徙居州治虞山之陽又十有四年至治壬戌王清仁香遠復建七
元閣于殿後規制崇敞殊侈舊觀介余友李剛直求記于余余辭
不能李不可數徵余文余扣之曰七元之義何居李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維北有斗其星七謂之元者尊之也事出道書余因思

王介甫嘗作臨川祥符觀三清殿記止書其屋楹窗戶之深廣至
作九曜閣記則又書其溪山登臨之勝與夫興造之歲月直謂此
閣為游人之壯觀而已三清九曜皆秘而不言豈非儒與道兩家
九流各專其一固有所難言者乎李曰不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
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雖斗得之終古不忒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蒙
莊氏昔有是語也且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
亦有宰之者耶天固亦有道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兮恍兮其
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古之博大真人哉冲漠無形變化無

常安知其不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六合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以降福于下民則祈禳禱禱之地似不可無也余曰然
吾二人問答即記也視介甫贊矣歲在昭陽大淵獻戊午月癸丑
日書

送曇瑞師詩序

殷奎

人才與世相隱顯遭世之治雖異時昏靡魚鹽飯牛屠狗之徒悉
出為天下用其哀也則賢士秀民往往自託於方外輕世肆志以
為高至毀形廢倫絕物而不恤雖其跡則然其中固有大過人者
視夫幸名爵襲祿利逐逐然以相軋忍決其性命之情者奚翅相

千萬哉士固有甘為此而不屑彼者雖聖人有不棄也若吾夫子
於衛荷蕢楚接輿沮溺丈人是已晉宋以來賢士大夫類多與浮
屠人游如許詢之於支遁陶元亮之於惠遠韓退之之於大顛文
暢皆濶略其跡而不遺其內豈亦有所慨於衰世之志者乎墨山
有崑瑞師者雖入于佛而不外乎儒遁其迹介焉而弗污足乎內
泊焉而無慕然獨喜為歌詩以發泄其志意斯亦輕世肆志自高
而不屈者之所為也常熟去崑山百里而遠州大夫襲其風而薰
其善虛法寧之席移文而迎致之夫豈徒然哉必其有感於斯世
之偷靡貪濁欲得一世之高士以大矯乎流俗而風切其人其意

固有在矣吾儕之與游者咸作為歌詩以惜其去而受簡於余俾
為之序予聞海虞之山有常建皎然諸人之作遺音寥寥千載誰
賞師往從其賢士大夫游必有所發泄以焜耀乎遐躅尚寄我其
偉特者至正廿四年二月十又三日殷奎序

送常熟守費侯之官序

殷奎

均之仕也游於北者或授任於南習於齊者或從官於楚以至四
邇之方相易而往其跋山涉水瘴霧風雪虺蛇豺虎之害往往而
有其行也近不下千里遠或逾數萬程動則羸糧舉藥更寒易暑
至則風殊俗異語言不同服食不習其變也不易遵其情也不易

得其久也稍習乎變漸通乎情則歲月有期代者且至可引而
去矣其能專慮精思以善其治乎或四方之人各仕於其國不在
東鄙則在西境無跋涉之勞無瘴雪蛇虎之毒寒暑閱歷之久而
山川土田市井之習風俗語言服食之變政教之條目民物之休
戚素已習貫其施為緩急之務不待旁諮熟察而後能也仕如是
其有不善於其政治者哉東平費侯前為崑山能聲籍甚擢郡別
駕績效愈彰今茲又以特選出守常熟夫常熟崑山於郡為屬邑
侯既嘗統理於郡而二州者壤地犬牙相入川流道途五穀之壟
相接也所謂四方之人各仕於其國者孰近於此侯既厭聞飲見

其人民之事而又有明敏之才強毅之守以承乎上以惠乎下其
為善治直易易耳吾儕幸得嗣奉條教之舊而竊有託於鄰輝之
後也故於其行序以送之

澄江盛先生壙志銘

殷奎

先生姓盛氏諱德瑞字祥父江陰人少孤鞠于祖母稍長俾受學
鄉先生陸子方逾冠徙居崑山以周易教授閭里至正中聘先生
入學宮為訓導在事七年教詔之續紀于學徒既乃邀伏田野游微
心元微與時消息著易辯疑五卷洪武四年辛亥歲閏三月三日
以寒疾卒塋于常熟南沙鄉之原春秋六十又八子二人男曰有

天女嫁王復銘其壙曰

海虞之東南沙之南是為盛先生之幽宮其藏之深其封之崇高
慰其學徒之心

故宋沿江制機檢察水步兵周君墓誌銘 鄭 僖

公諱才字仲美汝南世族在晉唐宋間徙揚州遂昌浦城以及道

州六世祖惇 廩部郎中謚元公五世祖壽元符進士官至司封

郎中高祖季仲德化縣丞曾祖興裔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帶御

器 越 扈 驛 南 渡 始 居 餘 杭 之 石 湖 復 領 侍 衛 馬 軍 都 虞 侯 駐 劄 平

江 沒 於 王 事 敕 葬 常 熟 虞 山 之 東 麓 祖 昌 迪 功 郎 常 熟 縣 丞 因 家

馬考璵承事郎秘書省檢閱文字公早失怙恃勵志自學律已以

嚴待人以誠獎善疾惡不苟趨競景定甲子沿江制置使馬公光

祖辟致幕下未幾領沿江制機檢察水步兵德祐乙亥招討使汪

立信卒遂以疾在告歸休於吳景炎丙子革命征南行省帥府檄

公與諸武弁分部撫安吳郡屬邑時軍伍狼貪恣睢及竄名尺籍

輩日以剽劫為事公啓迎同寅召士卒而撫諭之及時方下令內

銀措其人輸物不愜志則魚貫斬首公惻然命抽械而釋之若是

者不可勝數軍士虜掠子女曹分伍界或以賈粥公悉贖以粟館

穀之詢其鄉歸其父母者甚眾同里朱蘇二姓世有讎隙朱厚賂

武弁期一夕焚蘇氏而屠之欲賂公公潛招蘇語其事俾亦啗武
弁以利而兩全之因曉二氏以禍福令約為親蘇乃感泣後求聘
公女為冢婦云至元丁丑豪強謀表謀以動吳民公歎曰吾始預
撫安今茲復不順義一旦官兵來殺吳民其無噍類乎遂往諭以
氣運在天不在人之理噤其姦不得發亟詣帥閻陳給撫諭符幡
聞官兵將至迎勞之符文胎契兵不入境人得以寧比境有避難
者公亦廩給之先後民被生死骨肉之恩未嘗希毫髮報亦不自
以為德焉後置縣官領戶算同寅敬上其功公曰吾前朝賤士也
所以與世委蛇者誠不忍生民膏墮塗炭幸沐天朝涵煦之仁安

撫遐陬得為太平民吾願畢矣其忍復希名位哉於是築室吳塘
之曲有桑可蠶有疇可耕擇名師以教二子暇則幅巾杖屨與前
朝諸老日以詩酒嬉遊放舟吳溪遡流琴川無往而不自得也所
著宋史略十六卷吳塘集若干卷藏于家元貞乙未公以疾卒年

五十有七娶史氏二子長文華次文英今杭州路鹽官州都目女
二人長適蘇次適吳孫男三景鳳景麟南女五人文英以公卒之
歲十二月戊午葬于虞山東麓祖塋之菊以公事實乞銘予聞位
不稱德者有後今觀文英之為人斯可見矣可不銘諸銘曰
允矣周君器識端介時雖隍杌道不顛沛莫貪匪狼莫蠶匪蠶迪

以善柔吳民攸賴慘怛無辜脫以機械完彼父子贖其界賣不惑
儉言明如著蔡雅重震浮暹時開泰爵位不充功成而退壽命不
遐五十七載唯其不有以裕後代是生賢子令聞在位位卑言行
民瘼以瘥人所競趨我以為戒人所憚勞我析其昧德將在斯報
亦未艾維珉是銘有永勿壞承事郎台州路同知黃巖州事鄭僖
謨

印應飛權戶侍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制

劉克莊

地官於六典之中實司民版王人在諸侯之上畫總賦輿自匪通
儒孰當隆委具官某長材足以應萬變圖機足以語九流蓋嘗覽

鳳德而來不果我勇冠而去聞聞湖嶠綿歷節麾屬者漢水鋒交

武昌圍合彼畔離官次偷生包委郡之羞此激厲軍民效死待援

師之至始鑿壁而不動終與城而俱全賞未酬勞時方多故以

言乎民力則弓已張而莫弛以言乎軍費則窟無藏而有增權之

簪筆探持索之聯課以畫笏美鞭之效爾之責也國其庶乎噫太

倉之粟相因方有資於主計北府之酒可飲胡魚縮乎守符蓋瑋

忠勤以究勛業

印應飛權戶部侍郎制

劉克莊

舍爵策勳甫班持索負茲有疾遽請垂車曾未究於惟圖悵莫迴

於雅志具官某襟期磊落機鑒清明羽扇一揮首却游魂之暴寇
雲梯百計卒全卯翼之危城蓋儒生之知兵雖武夫而奮氣既清
邊襍趣上禁涂昔且守且攻有血衣之尚在今將安將樂胡美疾
之未瘳念素非避事之人遂勉徇辭榮乏意

送徐尊師序

鄭元祐

中吳城而處有道館曰元明始予過之聞琴書聲未始異之也後
屢過之皆然予始洒然知吳人徐養吾鍊師授業於是時予方盛
年而養吾亦甫冠每揖余坐語方曠廣穎端毅厚重已如老成人
問其所讀書則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豈易言哉今幾二十年養

吾以葆鍊為事神完而體舒氣津津自項出如蒸炊若予則憔悴
頓到頽髮盡白而老甚矣去年養吾由道秩陞任常熟州之致道
觀今春歸省其親於吳得一再見既已異其神觀乃即而扣之焉
鍊師曰古之博大真人既立內為精而物為粗矣其樂於內者千

聖一致也萬年一瞬也由乎中出者外而應帝王亦其粗者耳而
况於世累乎予曰形上之道形下之器本末一致則聞之矣曾何
精粗之謂耶鍊師笑曰是豈區區世儒所能識也吾居致道觀仲
雍故墓在焉朝登山巔觀日出夜聽松風撼山作海濤每援琴寫
之冷然八表也子能從我乎予不能詰乃作招鶴辭送之今春則

至元仍紀元之六年也詞曰

仙之人兮跨鶴以遊六翮一舉兮瞬息乎九州蓬島之是往兮聖

真之與傳招之不來兮使我心憂海虞之山兮瑤草桐栢回飲啄兮

雲澗之幽吾將聽誦蓋珠兮得相羊於暮秋

題兩伍阡表後

鄭元祐

自兩淮兵興中吳雖粗完而飛芻轉粟軍須百役無晷刻停平時

文物視他郡粗勝今則索然矣况淮東戰區積骸灑血其人士奔

逃流落之餘喘息且未定而兩伍張氏家其孫天永挺身而來避

地常熟扣門請見以禮部員外郎余君廷心甫撰其兩伍阡表視

所書則余故人宛邱趙子期也讀之乃知其家一門五世詩禮克

紹由文儒顯筮仕於朝雖更亂猶乞言于人以表章其先德夫以

中吳尚完文物已不遠昔而天永顧拳拳其世緒自匪身更百罹

不忘其先者弗能爾也當趙宛邱後書阡表迨今十年矣為至正

十五年乙未秋八月丙辰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楊維禎

聖天子君臨天下垂二十載周知物情以守令去民為最近而不

可以弗之重也乃下明詔嚴守令之選以作興治道職是者宜其

謹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上德意夫何廉耻日衰奸偽日滋不幸

一日有變民環視而起不受條令至殺長吏以應寇而莫之能禁
朝廷又大發兵而阜有不勝窮者遂致兵連不解彌曠歲月而民
愈以病告弱者填委溝壑壯者從而汙染綿亘數千里地田萊為
蕪邑里為墟雖有高才明智之士縮手鈴舌無救弊之術跡其所
從來皆守令不振職之過也吁民憤之積也久矣存千百於一二
而特異於庸衆人職銓曹者無以旌別而司文墨者又無以表彰
之嘻何以為世道勸邪知常熟州豫章王公某在任五載政平訟
理民大和悅既而請老以歸則民懷其德為之立石誌去思吾友
王元裕既敘公所為善政而又徵余予文以屬比之其言曰公為

政顯務以德尊民以禮坊民主敬勸學躬行率下民為之翕然嚮
化謂農桑為衣食本歲課民墾田種樹浚渠築堤必以時是用築
華蕩圩開耿漫港四义河為堤五十餘里以備旱澇均里胥徭役
及商征田賦以大寬民力廣常平義倉儲蓄以救蓄卹患自是人
人相安於無事而詞訟自簡衣食給足而恥入盜籍又順民情之
所欲葺福阜泰山神祠為民祈年報本人以是知公所存之心憐
憐愛民而惟恐有弗及也盜有朱鬣由江東侵軼浙右列郡騷然
至通常熟境上公從容集州兵設調度以禦賊而人心不搖咸相
率從公誓以死守弗去寇聞風不可敢近民得安堵如故嗚呼上

之視下不啻猶子弟則下之視上不啻若父兄此固人情報施之常而實則天理之所在也豈獨常熟之民性有異哉彼專務以殘民氏亦思以殘報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乎吁居守令而欲得民心者視諸常熟亦反求諸已而已矣始公錄江浙行者緣屬調常州路經歷轉湖州路烏程縣尹有惠政民刻石頌德歲未

滿改陞江西省檢校官又有能聲秩滿以守令選為是州而民德公尤甚故已去而猶思之不置所謂居其振位振其職權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上德意者非與向使長淮之西大江之南以及江漢閩廣之間受命以淮民者得人人如公則盜必不起其起必不

蔓延若是之極也予為是記於世道有感書遺其民使刻諸石為嗣公者勸公名某字德對豫章某里人至正十四年夏五月朔日

承務郎杭州宣課副提舉權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記
常熟州重建學官記
楊維禎

姑蘇六邑而常熟號多秀民則以言公偃文學之鄉也五季學廢宋重葺於某地端平初修者縣令王煥有元陞縣為州學益大至正二十年帥官盧公葺其廢事出鹵莽不四三年即大弊今呂侯典州下車首謁孔子廟惕然於衰嗚舊文學衛鐫曰吾國主不以吾不肖俾典是州豈徒理簿書赴期會而已學校吾首事也難者

曰學未主職廩未復稍弟子員未定嚮太守欲以空言作興乎侯
曰非也一卷之書必有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司民紀者苟有於
作興吾未見上率而下不應也故庚桑瑣隸風移碾礫而況千里
之師帥序於是州人趙韓虞輩翕然應於下自元年六月朔起工
訖於秋九月內而聖殿影堂與室外而櫺戟諸門旁而兩廡齋舍
庠藏廚傳丹陽公祠后土三賢有堂采芹有亭奏樂有軒咸一新
之冬十月朔侯既率僚佐及邦之一二庶老行釋奠禮竣事又遣
州士趙生馳書弊幣三邠之澤求余文以登諸石余謂常熟古文
學之鄉兵變來甲族大家絃歌之聲未嘗一日廢丹陽公之遺風

邠州沿江制機於察水亭與周君基志

九言

千載一日耳況今東南亂極有治象英辟賢輔授州縣之寄者有
循良吏如呂侯者不一一吾為吾道賀者豈直常熟一州而已哉
抑吾有論於呂侯者曰興廢舍復養地謹其出內使祭祀時稟稍
足此侯有司責也若其躬校經學試英殿最使州士有成以俟異
日鄉秀當檢典故告太守此侯師帥責也侯尚以余言勉之安知
侯之得士無如言公者出以廣絃歌之化焉余老未朽尚及見之
侯名熙字某何州里人通經博史某地之衣冠世胄也自某官起
選升丹徒之人歌其去思云是年十月望有元李黼榜進士奉訓
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撰

春暉堂記

楊維禎

常熟南去五十里有雙鳳洲之勝為衣冠世胄虞公芝庭之家芝庭生丈夫子四曰伯源伯承等早失所怙教養胥母氏出中堂以春暉自命者孝子愛日之誠也今伯仲皆有成材出從儒紳輩遊冠珮整肅像容侃侃稱韻人雅士不肯一日離母側從時主辟命鄉黨宗族又稱純孝今年春余赴伯源之招過鳳洲登堂持酒為母夫人壽源等拜且請曰春暉非先生一言吾母教育恩泯泯無聞而源輩何以白寸草之心哉余惟春首一元之氣之始萬物由以生漢詩人歌之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唐詩人又有微於

人子者曰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此虞孝子堂之所由名也雖然事親之日有限報親之日無窮源輩之年且強學日進行日脩可以出而仕矣榮其身以顯其親往者推封恩在者享祿養此孝子報春暉之大者源輩尚以余言勉之洪武己酉四月八日記

芝庭處士虞君墓銘

楊維禎

君諱德章字子文芝庭其燕居自命也世家常熟之芝川生元大德辛丑三月十日歿至正乙未十一月二十日明年葬虞山鹵麓小澗之源去之十有四年而孤子宗海思其親者冒弗置自謂先子生不服官政姓名不得挂國史死又不得名文筆銘不孝孤罪

曷貸今幸季父從吾子游已得文表曾大父大父併敢邀餘惠於
先子贖不孝孤罪披辭弗獲披錢沐所述狀君裔出虞仲氏戰國
時為趙上卿卿漢為都亭侯放唐文懿公世南始為雍人後若干
世從僖宗入蜀又為蜀人八傳為宋太師雍國公允文雍國七葉
集仕元奎章閣學士奎閣南歸至吳訪虞山譜而君在叔姪行君
曾大父世脩宋將仕郎生震龍震龍生安邦安邦生君俱隱德不
仕君性樸厚有古長者德孝友出天性鄉黨稱無瑕寶云人有一
善取之若己有不善者掩之惡而能悔者必拔而收之故其里者
若老稚女婦無不嚮化因厄亡歸不計貴賤親疎生為之養死奠

馬喪者施輓疾病姪挽者給藥餌體粟汲汲如不及與人交久而
敬告急於門者未嘗以在亡為解享年五十有五而歿人無不呼
天曰善人逝矣而不使遐年吾儕曷恃葬之日送車數百輛幼嘗
從吳門克齋齊先生學工五字詩及能長短句有芝庭小篆藏于

家君娶陸氏子男四人長宗海娶同郡殷將仕孫女次宗祐娶甯
慶路摠管楊公孫女次宗道聘湖州路推官遂公女次宗益尚幼
女二長宗順適陸天麟次宗善適陸鑄孫男二克讓鎮孫女二素
素素瑀皆在幼銘曰

繫周王謙虞有昆孰云投荆嗣亡聞太師雍公派西分奎閣訪譜

墨氏之墨疑作黑下同

東芝村處士古賢質而文年若弗永永者存四葉宗子子復孫一
芝秀虞百世芬我過虞山訪耳雲題爾處士虞君墳

璞隱者傳為海虞謬仲素誤

楊維禎

隱者蒲氏名元玉璞隱其自號也上世徂徠人戰國有仕齊即墨

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墨氏疑涅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煉

體純赤再而青三而元其面光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筮之

子跡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非黃元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

吐陽以相四日天下文昌厄祖龍氏元用敘敘文儻而敝與滕氏

同傷孰愈璞隱卒返於洪蒙龍叶後涅相舍頡氏制字泰太吳氏畫易

造書契頡頤與涅同功佐文明農黃氏陶唐氏姚虞氏夏后氏著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煥乎其有成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即墨隱

泰山秦皇東封泰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禍作殃及大夫

胤子在官襲封松滋侯惟用於刑俾議黜劓事時上愚視民曰黔

視松滋亦黔耳松滋之後曰瑜麋在漢賴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

子穎同升道亦不能行蜀人楊雄氏居家習元學退而依雄雄上

長楊賦非藉麋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雄始終以客卿呼之

糜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酒

地能幻文成字晉有九子老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

利陰陽婚嫁時祝辭曰九子九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螿螿金斯
至宋紹興而元玉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自云與蜀之涪陵
蒲序氏同居萬松岡交若膠漆然遂占姓於蒲異日序亡蜀亦亂
璞隱東入吳至海虞山遇繆公子稱知己繆竹軒居之且以其姓
姓軒權貴人請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倉頡
氏召見佐功文明文極而僊天厭僊火嬴氏况又僊嬴後者乎予
不隱其有不以予膝氏者予蒲氏乎此予璞隱亦應祖錄晚年得
道自詔曰吾用物精多吾壽可少敵堅木矣李廷珪可以割木入
水不壞入水不濡入火不焚矣得吾道者蓋鮮矣

李廷珪墨可以割木入水不壞

太史氏曰上古有黑齒氏涅出燧氏其黑齒支乎中古孤竹君亦
由台氏改墨氏至璞隱又冒蒲去墨氏其先雖爵顯於秦賤與黔
等孰與無赫赫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璞隱用不用係
天下取舍不幸殘於黔鏡窮於雕篆黜神矣予始錄之見也若

璞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東坡子集校
刻本多有註誤

雲外說

楊維禎

余嘗鄙漢成慕道設三雲殿三雲者雲帳雲帷雲幕也是豈識山
中相之所怡樂者哉然山中相之樂也樂於物而樂在自家之所
素者吾固未知其何如也吾友琴川虞氏金石翁其長子曰廣

字思邈蚤歲讀書博通莊老即有警悟者長遂澹於世事山頽水
涯杖屨獨性悠然若有得其所得輒曰吾會心已在物表故自命
其齋曰外雲嗒山中相泥物於雲而以雲為相者衆雲為外者樂於雲
起物於雲而以雲為相者樂於雲者衆雲為外者樂於雲
者獨惟其樂之獨也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故余為之說且為弦琴
以歌之其辭曰梨雲夢中帳一斗絕境遺形心已朽六麓脊上三
朶雲吹落天風散蒼狗外兵老仙何所有外兵老仙何所有歌畢
廣作而謝曰顧仙伯併錄於卷
殷氏譜引

揚維禎

業殷本出商氏成湯有天下遷亳而命以殷殷蓋建國之號後子
孫遂以國為氏至宋避宣祖諱改湯氏秦有會亂守通漢有廣川
忠瑯琊崇後漢有山陽子微內黃登樂陽令褒三國六朝以來不
可枚紀余訪常熟鳳洲世家虞伯源氏其門客殷宗義者出本氏

譜自褒而下凡十一世為其曾大父者源大父候官縣校官汝霖
父常熟州史琦至宗義清脩好學從薦紳先生遊兵變走海上他
長物盡棄弗顧獨完守本宗譜牒如護恩誥亦可謂知所重矣余
悼代之族譜初廢於史職之不脩而重廢於宗法之立諸侯卿
大夫之後降為賤隸士庶人之族散而之四方勢不得不大廢而

盡亡而況欲求譜牒於兵燹之餘者哉往往棄姓氏為戎閩蒙養
兒無祖無禰胥歸於禽犢之俗亦可悲已而義也獨以本宗書為
事故吾疑其知所本異於禽犢之族而樂為之序於是予書已酉
四月九日

野舟孝子志

楊維禎

廣陵吳從周氏以野舟自號介其友古巢翟桂彥才陳其說於會
稽東維先生周不幸以微軀累其親吾父薇村君嘗浮家往來蒼
雪間而周脫胎於舟中今四十五年矣幸籍父澤叨祿於朝而風
木之感無時可已罔極之恩何以仰報萬一幸先生賜周一言有

以白其心予嘗聞周之行誼於吾從子明周在蘇築望雲亭於琴
川之陰以寓二親之思在南京又繪家山薇村之圖朝夕披覽以
寄慎終追遠之誠可稱吳氏孝子矣今且調廣武衛掾來拜東維
先生於草元閣次喜其言謹行脩孝廉之選也於其別也舉酒祝

之曰孝子以罔極之念老野舟蓋以寓孝思於弟僭也今達而仕
矣思建功德於民轉野舟為濟川之航使吾民無墊溺之虞此又
孝子推孝作忠之績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有望於周
矣惟周以吾言勉之青龍集戊申嘉平七日書

情頓首啓初冬薄寒伏惟衛生有經啓處禔福別來傾企不少置
比奉書誨副以土珍良戢厚意惜比徒寓常熟間居一動勞費滋
甚乍到人事哀哀畧此通訊自餘嗣布騰集均康令弟省幹美除
有所向未宮拜并三意山邑有喻不外正寒惟千萬為器業厚護
或有警誨片札附郵吏只附來常熟可也不罪不罪十月廿七日
惜頓首再拜叔至省幹舍人契友

宋此帖書未著考列北

題米元暉司馬端衡詩意圖合卷

富元衡

米元暉馬端衡二畫如王謝子弟別有一種風流少陵詩句超軼
絕塵非後人可及二公墨妙洒落不群非碌碌者能辦亦可謂三

絕也洛陽愚叟富元衡獲觀于宜春郡齋

賜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婺州軍州事曾懷乞除一

在外宮觀不允詔乾道七年正月

周必大

卿心計有餘而能以損下益上為戒當今理財殆未有出卿右者

拜州累月朕注想馬駟召而來將復付以足國裕民之寄其可言
去乎勉悉爾心即頌寵命所請宜不允

許浦海船置柁師回奏淳熙十二年六月

周必大

臣伏準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柁師事令臣條
具將上臣向來嘗奏鎮江船多而人少恐緩急闕誤今須專責本

軍別揀水軍一項如統制將佐皆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為用前
日所以起福建人來船來許浦者正以其船及舵師皆牢壯諳熟
所有官中舟船又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壯止可橫江
耳尚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睿照

貞節堂記

張著

貞節堂者海虞徐母所居也母姓朱氏早有淑德歸徐為冢婦生
子洪及浩年二十有八而夫卒由是嚴閨門勤織紉治家業謹
守二子暨其成立終無怨悔邑之父老嘉其貞烈言之有司會聞
于朝而天下多故又懼其將久而泯滅也乃請名其堂曰貞節以

送常氏守費居之官序

三百六十字

彰之于聞之禮曰婦人伏于人也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此婦道之常也然世有夫既歿子能為養處之固無難也惟其孤
遺稚弱家無所依生無所資績紡而食身不能無飢焉麻卉而服
體不能無寒焉斷機而教子不能無怠焉殯葬而薦廟享不能無
時思焉是皆人所不堪而能一委之命恬不以累其心卒操始終
之志以盡天年斯信其為難也噫三代以降風俗澆漓彼夫存者
猶或不盡其道矧既寡而齒少容能不怠人之親不遺人之孤不
墜人之宗祀者乎是宜間有生質粹美若衛之共姜漢之夏侯令
女則必詠之于詩書之于史旌之于其門為後勸焉今徐母以盛

年守不易之節而能不廢績經不厭麻卉蓋涼涼乎千載之下進
配共姜令女於千載之上雖詩未之詠史未之書門閭未之旌異
而是堂之名亦豈不足以著其善哉又豈不足垂永久以振頹靡
哉是為之記

寓意齋記

張 著

海虞陳君希雅新作齋成名之曰寓意蓋讀宋蘇軾繪堂賦喜其
寓意以為樂之言而取之也予惟天下之樂無定所無恒物唯寓
吾意而得之是故漁于江湖而意寓乎煙波樵于山林而意寓乎
草木耕于田野而意寓乎稼穡工于肆商賈于市而意寓乎規矩

文方圓貨賄之賀遷其為樂也固莫不有所寓也至士之不見用
于時嘉遊而野處守靜而寡居歛吾形跡恬吾神情適于內而忘
乎天地之大亦豈獨無所寓哉援琴而歌風雷吾不知其迅激也對
棋而奕日月吾不知其易往也臨几而書雲烟吾不知其變動也
披圖而玩江山吾不知其多且遠也是其心悠然與造物者游而
無慕乎富貴利達其為樂也不亦足乎彼達在上者出而導旌旄
擁騎卒入而食方丈列粉黛自傍人觀之信若可樂矣然其心方
汲汲乎祿位惟懼或失之吁其心汲汲乎祿位雖漁樵農工商賈
之所寓且莫之知又其知吾意而在下之樂哉希雅亦士者流而

無意乎聞達故予終是說以勉之

愈拙生傳

張著

愈拙生者海虞山人也客有過生而詰之曰生何以拙名耶將手
拙於持耶足拙於趨耶抑耳拙於聽目拙於視耶生聽明而體具
且工於文藝豈意有所向而拙於為耶生慨然曰是吾無有也吾言
以直屈於辯愈董而愈拙也吾行以質違於時愈修而愈拙也吾
才以短棄於世愈學而愈拙也吾智以正昧於邪愈養而愈拙也
矧吾數奇又愈守而拙愈甚焉子所謂拙以形迹求吾所以拙病
於退修子將不為我憂乎客以告迂叟叟聞而善之曰言直而愈

董其言必信焉行質而愈修其行必優焉材短而愈學才必充博
也焉智正而愈養智必加上焉數奇而愈守出處吾知其尤不苟
焉是君子所以為賢而小人以為病彼言行才智不之謹修學養
而為機變之巧以求進者噫得不有愧於生哉生姓繆字仲素其
先世或云出秦繆公以謚為姓傳至漢有繆彤嘗以拙治家掩戶
自過降唐及宋家乘散逸不可攷生早讀吾儒氏書中遭變故避
地浙東西行中省嘗辟為掾尋授樂清令既而歸老于鄉以不善
謀身故自號愈拙生云

虞山送別圖者陳希雅氏為常熟判官秦君作也山去常熟州治西北若干步東西綿亘十有八里其峯巒層疊態狀萬千巋然與九龍邱虎邱天平諸山相望且長江大湖襟帶前後金坊瑤館隱見林薄岩谷間在昔承平大夫士往往以公退之頃輒入山中盡覽奇觀窮日而後已焉君生淮東素無佳山水可樂及兵興來江南每出入戎馬間凡遇高山大澤必諦觀之不忍舍去既而倅是州喜曰吾將朝夕得遊是山矣時山既趨向之所謂樓觀亭榭鞠為榛棘獨神仙洞窟蛟龍古跡與夫斷雲怪石飛泉空翠蒼然猶存君雖嘗撥紛冗一造觀焉然卒不得以窮其幽討也今年冬秩滿將歸君又歎曰吾處是州凡三屆暑寒驅馳無少休息不能盡一日為山中遊今且去矣如吾情何由是希雅為作是圖畫寫形勝且識其別所率士之能詩者詠詞以送之屬予為之序予唯晉謝靈運為永嘉守雅好遊谷壑放浪雲霞之外一時風流千載之下猶慨慕之今君之於常熟雖不盡登山臨水之懷然咨嗟顧戀形於顏色則後靈運如君者不多見矣矧希雅為之圖而詩人相與賦詠以記憶之它日觀其圖誦其詩者又惡知秦君之無晉人風度哉

虞山廿詠詩海虞陸仲偉氏所作也詩既成佚友人鄭君甌仲為
潤色而叙其端一日仲偉過予請曰僕生好為詩吾不能工故遊
玩山水間以發吾興拙吾情思由是時出一二語為可觀焉是佚
則皆山中所得也先生幸加教之予取觀其辭率質而直整而嚴
雄而不失乎律且善形狀事跡信仲偉之能詩而有得乎江山之
助矣雖然見之廣者助益多氣之充者語益邁仲偉其亦知此乎
昔杜子美北遊秦晉西行巴蜀南入衡湘東極吳越魯宋之墟凡
兩秦華之高滄海洞庭之大瞿塘灩澦三峽之奔激險絕靡不盡
之故其效為歌詩性往豪雄蒼老變態百出然猶至夔州而句法

益高豈非得之心目既多而詞氣愈壯也歟予嘗怪詩之不能奇
將造少陵遺跡道匡廬而上峨眉過龍門而登日觀返乎天台鴈
宕傲兀巨壑縱覽雲濤以培吾氣而奇吾言仲偉其能吾從耶若
別仲偉之詩又將盡寫天下形勝如司馬子長山川一部史矣詞
今得於虞山者烏足云乎哉

盧母佳城圖詩序

張 著

佳城圖者海陽盧侯母夫人華氏之墓也墓在海虞山東麓去常
熟州治若干步重峯疊嶽千態萬狀由西亘東峻極維摩嶺然後
纍纍然轟轟然重九壑而下趨于墓焉墓庑位東南樓臺烟雨下

視參差左岡右巒翼若飛鳳且邑城外為環抱長江大湖隱然相
與膜帶顧已雄矣胡封之以培塿樹之以松柏立之祠以妥其靈
為之室以宿齋戒疏之池沼以湘薦羞以澆器皿而又繚以周垣
不使樵牧得旁而踐伐之不既備且固乎哉時墓庀工淮海顧君
文曾往觀之嘉侯不佞其親而壯其形勝於是命繪為圖宰士之
能詩者詠詩以彰之徵予為之序予惟事親始終養與葬祭而已
然人子有不忍死其親之心故於葬尤盡其力不使少有悔焉今
侯葬其母若是則夫追遠之誠又烏得而已哉特以身許國家親
歲異域它日以時思之或不能無缺然于懷顧君是圖不惟使侯

隨在長玩青山白雲悠悠乎不忘心目將于孫見之亦曰某邑某
邱夫人所藏易墓之事吾不之敢廢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圖于侯其有以夫

書陸仲偉編類杜詩

張著

詩自三百篇既終降楚漢以迄隋唐變而為離騷為古詩為詩律
為歌行其體製固不同也然騷與古詩其辭和婉猶有吟咏性情
之道音至律竭行則音節肅整雄麗且即事觸物變態百出苟非
才思浩瀚峭絕豈能以馳騁其意而吐蒼老之辭哉吁千載之上
舍少陵其誰歟今觀其帙粲然珠璧片言隻字皆足以為後世法

而人莫之遺也特其篇目紀年間出觀者不能悉記耳吾友陸君仲偉嘗獨病是遂於暇日摘類編集為若干卷題曰詩史類聚凡律歌行各萃為一復以門類次第之若風雲月露草木禽魚與夫錢送懷感之日隨閱可見其用心亦勤矣雖然傳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仲偉固知少陵之詩而好者矣將不由是漫游厭飲以盡其趣而得其樂於詠詞哉仲偉勉焉

題荀子

錢佃

右荀卿子書楊倞注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舊嘗患此書無善本求之國子監亦未嘗版行比集諸家所藏得二浙西

蜀本凡四增寡同吳莫適取正未乃於廬陵學官藏書中得元豐國子監者遂取以為計據然猶有謬誤用諸本參校九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有疑而未決者并世俗所習熟而未定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如美善相樂者皆不敢沒其實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條雖未敢以為盡善然耳目所及此已特為精好謹刻之江西計臺俾學者得以攷訂而誦習焉淳熙八年六月丙午吳郡錢佃謹識

橫涇東嶽廟靈石贊

尹惟一

至元乙酉朝貴命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爾中斷乃有聖像儼然

復使載歸於歲祠安奉馬道士尹惟一敬述其事稽首而獻頌曰
天然一片龜山石中有靈異無人識海航萬里趨京邑當與卿相
鵠碑刻鼎鼎擘裂不可測洋洋上帝遺形跡劉公跡視志齋莊設
勤扶護還故鄉尚虞湮沒難韞藏博士朱公為舉揚移鎮行嶽古
道場人人贊仰功莫量上願聖君壽無疆

明善齋記

陸文圭

明善齋者吳中周君子華讀書之室也天下之物未嘗有無對者
故善與惡對或曰善與利對利亦惡也中庸言明善不言去惡何
也明善所以去惡也學先致知而後力行明明之也即明明德之

明也能明乎善則能誠乎身矣明善致知也誠身力行也小人聞
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非不知善之可好惡之
可惡也不能實用其力耳不能實用其力者不誠也不誠者由不
明也明則誠矣子華之為人恢廓自信篤實無偽好讀書作詩然

自幼即親簿書期會之事故精力為所奪宦途中輾轉二十餘年
臨事不苟是非必辯所至與官長忤必得直乃已嫉惡之心太重
故忘者衆自度不為時所容深有退休之志遣其子及甥從余游
有意于講學明理者間為予言學無精粗理無鉅細致知之極功
可以知天地之化育小而言之聽訟之未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亦明善新民之一事也故君子小大之獄必以情而不敢高下其
手雖未能以善及人而不自欺人亦莫吾欺也嘗扁中庸之語于
室以自儆子為我發其意余曰劉元德有言勿以善小而為勿
以惡小而為之此元德所得于鄭康成陳元方講學之語也彼號
為以經術飾吏事如公孫宏倪寬者能發此語否乎今子華能行
此語者也吾嘗以為中庸此章與孟子合而孟子利與善之間一
章界限尤別白學者不可不體認而居官者尤不可不以為戒也
子華忻然曰君言甚善當併誌

跋周子華詩藁

陸文圭

杜子美為詩家第一非獨以句律之清新格調之高古蓋其一飲
一食不忘君親厚倫紀憂家國傷時感事慷慨興懷惓惓不自已
王半山題畫像詩可謂得此老之心中吳子華周君敬歷江浙以
能吏稱余不知其工詩也來澄江幕聚首兩載一日出故藁示余
伏而讀之歎曰此非詩也一以寫其性情之正一以鳴其不平之
聲而已憂心慙慙終窶且貧者北門之忠臣也役使不均從事獨
賢^者北山之大夫也憂讒畏譏歎老嗟衰此人之常態君獨且奈何
哉雖然君之齒未也惜余年邁將就木焉不及見君他日展手經
綸腰金衣紫戴功名於竹帛此時得意之句又何如也

易庵寂照講師雅公塔記

師諱清雅字少南園回之法嗣可堂之裔孫也姑蘇常熟人家業
儒應其姓祝髮於崑山之慧聚夏臘五十九世齡七十五嘉定甲
申三月二十六日澡沐更衣跏趺坐榻而寂茶毗舍利璀璨其徒
啓東奉師遺事願銘塔石師圓頓宗了第一義五鎮叢席所至
一新秀之東塔廣福杭之南山慧因起廢興哀殆若遊戲故今分
其骨于兩山昔旌厥德也嘉定癸未茂陵兩召便殿問法講華嚴
經賜號易庵寂照講師并書華嚴經四字以賜之賢首一宗多盛
西北奏以崇先光福普明開元四刹悉肄教額望恩俞允光被泉

石宗風大振至今賴焉丞相衛王史公參政忠簡先公皆一時朝
貴咸樂敬鄉知省鄭公尤與師契合一見相得如平生歡中外歸
依佛法增重師色厲而仁行峻而周見處明白宗說演暢平居簡
素紙衾布褐裕如也素專淨業嘗效廬遠歲建蓮社講下常千人
五十年間景從日廣度緇白以萬計口授心傳者何啻千百燈燈
無盡盡未來際拯迷導昏難可度已高乎休哉銘之曰
皎心月兮圓明印香水兮澄淨月不降兮水不升湛流光兮應群
情竟化事兮遐任析金鎖兮闔靈紀琬琰兮德之馨綿浩劫兮垂
典刑

下下作旁下

郡作部

深然之下舊志有故遠民之情亟達於上惟創
邑大事也其在唐荆開元增縣三百有奇悉從民

便自高宗龍飛渡江以來所罕見天子加惠斯
土聖九字下接冬十月云云 又詔可下有而後
割以邑五字

明年下有戊午二字

平曠作夷曠

於茲下有西北距州四百里達杭州千里邑之封
種狹廣東西之經二百三十里南北之緯一百十
有五里東距建之政和西距建之松溪南又距
建之政和北距州之龍泉福之長溪在其東南
建之政和在其西南州之青田在其東北建之
浦城在其西北乃以松源地慶曆為三鄉分
為有之郡松源則因其舊慶元崇慶今以
名擇三鄉之主事分示規制度地治基壇庫
為高一畝 又建縣治若迎詔頌春二句作
建縣治為屋八十間若手詔頌春

其塗作夷塗
所未有下有凡邑之工程始於慶元戊午夏
六月甲辰至己未春三月以官乃告成廿七字
下接時松源云

建慶元縣經始記

富嘉謀

處統縣有六龍泉距處為遠而鄉之松源距龍泉為甚遠地居浙
東之極中高而下下流水四注而湍急其巉巖之峯鎗鈎之石屹
立於甌南閩越之交崩複而益峻道隘而益險有戶萬計願為邑
者有年矣其居幽遠足蹟未嘗至縣有不得其所者令有所不聞

故豪民之武斷賦役之不均訟訟之不平其能自辯於令之庭乎
慶元丁巳氏以狀白府請以松源一鄉益以延慶鄉之半聽置為
邑聞於郡刺史達於朝時冬官制卿胡公紘松源人也為丞相京
初公所推重首言建邑便初公深然之冬十一月詔可錫名慶元

宜得才智士經始之乃不以嘉謀無似俾之首膺其選丞相大書
縣額以鎮茲土始鑄縣印俾嘉謀躬佩而往越明年三月既望至
是領畧山水宜為治所者獨蕪洋平曠而殊勝剏地宅厥中鎮以
龍山印以龜潭遂卜地於茲建縣治若迎詔頌春若庾杆岡不咸
具丞廨在其東尉廨在其西縣學在其北邑之內植坊一十七所
乾之維則有社稷以春祈秋報坤之維則有教場以閱武治兵乃
廟司城於東乃橋廣渡於西乃開山通道於福而行旅者得由坦
道乃闢地鑿崖於安溪而入邑者樂出其塗皆山經地志之所未
有時松源之官賦積逋者千萬有奇嘉謀請於郡太守趙公廡予

之才下有隻身大明蕭寺六字

千章作千株

天寶為之下無也字有邑成之秋九月二十日
以為格上蒙恩就陸京秩而因任于今四年
代下不遠士民填溢公門乞辭請碑以誌其
勳末乃據實而書之五十二字

其半益之故其成益速民亦樂輸而爭先嘉謀非智創之才凡十
有二月而徙今治方析邑命下咸謂締創之事古人所難今儲材
不素雖用民力懼^歷稔而無成時有木數千章在深山窮谷既巨且
良天久不雨一夕暴流漲溢皆蔽溪順流而下亦異矣而又田穀
屢豐田里熙然豈謗才所能集天寶為之也嘉泰元年十月既望

記

跋文鑑

趙彥造

文以鑑名非為標題設也以銅為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為鑑則
可以審興衰以人為鑑則可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為鑑則又不可

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本予每
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
輒歎曰斯文之墜越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牴牾訛
舛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博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辛巳冬予領郡
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
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考易其謬誤補其脫略凡三萬字命工悉
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為全書使學者覽表疏而思都俞
吁咈之美觀制冊而得盤詰誓命之意閱賦詠而追國風雅頌之
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鏤冰之譏藻飾皇猷黼黻治具俾斯文

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為無
負文鑑之利為甚溥矣嘉定十五年夏五月上幹郡守開封
趙彥适跋

故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曾公墓誌銘 衛涇

昔余伯姊歸使君時余年未弱冠間接論議風裁即雅重君知為
承家器也自有連五十年親交之義貫初終猶一日余與世疏亢
晚乃叨預大政而君獨慨然平進於仕凡趨尚之詣理矩度之範
俗蓋于是益知之嘉定壬午八月十有七日以祠官歿于蘇之常
熟君寓里也計報余為之慟將以是年仲冬庚申舉寔事于吳南

宮鄉香山之原其大父考妣之隴前英諸甥列泣請余銘君墓余

其何辭君諱耆年字壽翁故朝散郎權知高郵軍諱崇之子故朝
請大夫知太宗正丞諱恬之孫故朝請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諱謹
之曾孫而侍中魯國宣靖公諱公亮之五世孫也曾姓出夏少康
子分封於鄆周末國除去邑為氏孔門正傳曰點曰參皆其的系
繇漢而降派別四出始有居東者南施及本朝宣靖公起自世科
相我仁宗英宗神宗值清廟垂太史而溫陵之曾光大矣虞部以
舊京盛時仕朝廷位首郎名稱于諸老間宗丞受學上蔡龜山二
先生氣醇而脈正以故高郵使君得以嗣子昌吏道而典刑貽君

滋弗墜也紹興戊辰君妣令人陸氏感祥夢而君寤生離襁褓不
好弄所親惟筆牀書卷甫數歲出就外傳儼如成人與其仲弟延
年日相策勵期於克紹而高郵復能力貧博延儒碩以訓啓之洎
長果辭貢禮部而君為詞賦第一士類到今口之若膾炙高郵卒
有遺澤未仕君雅志科級至是以門戶寄而令人復勉之乃拜命
筮仕令人家長興則調湖州戶掾安遠次以求便親迨造官首務
色養親惟矣退而畢力王事裁以廉直象法人莫知其為試吏也
諸基滯訟職在叢委君察斷無留難兩造靡不悅服當路因交割
以開端明戴尚書溪方主教湖學經生咸會君以餘閒往就劇切
遂莫逆於道藝中秩滿授監左藏中門纜及月令人大故居喪毀
瘠服除為浙漕糴買官君吏考已及宜以薦脫選而泊如不為意
其後紹不施而舉者交致之嘉泰中改宣教郎權姦擅國謂忠獻
韓公實與宣靖並相先朝訪後人而得君將真諸在列君笑曰非
我志也應令注嘉興縣以歸君三歷官僅皆掾局令宰為近民而
嘉興號難治乃一以精識強濟洗宿蠹令盡去異時牒訴贏數百
紙終臣任減什七八會歲旱蝗憂不自寧屢畝聞實以白之郡郡
艱於蠲租則力爭得請乃已蠲數視他邑為倍民飢以紓更化初
羽孽未殄上猶旰食有旨縣令得條利害君所言三事舉切時病

而其卒篇謂朝廷和糴昨雖取辦嘉禾今蝗旱之餘歲且艱食如
以官糴民將奔迸流徙害有不可言者疏奏朝論韙之和糴議寢
受代趨闕得倅三衢曩時高郵使君嘗丞衢之西安惠利入人至
之日士民知故丞子也歡迎恐後君佐郡有體郡所罷行平決不
憚大吏嚮人賴之薦於上者加多於前人謂君華近可立取君自
諗不善於世願再領倅貳得陞建康北門體貌嚴重為貳者類俯
首不可否事君曰予通守也斯民咸休均係焉胡寧旅進退乎過
事必竭極言便否餉臺審計以近制屬君有軍吏冒請莫數牴牾
一見知其姦亟鉅治之使者用是深器愛君前後登薦目不一二
及是漕臣真公德秀以耿介端莊精明峻潔薦寵抑實錄也循格
當守郡得權發遣興化軍事陞辭奏曰國家職吏之罰非不申飭
而犯者益衆伏見州縣官吏月請俸廩州則守倅畧刻不移縣則
令承手自預究若職幕簿尉而下長官多未之察其無故不支動
累月或暮年為祿而仕者何以養廉雖吏之廉貪本不由此要在
我待之盡則犯者可以重寘之憲夫冰蘖其操者世復幾人惟祿
足以衣食之則苟有知者忍蹈不義乎是雖非驚時竦俗之論恐
或可上裨戒勅下倡廉潔也在莆涉再歲扶善去惡行之愈不疑
禁兵單弱給使官吏外凡寓公舉人舊乃悉許占借君曰邊師未

班朝家廉粟以養兵而州郡之備乃爾其可乎即以漸抽還俾復
行伍非大風雨按閱日不輟軍容為振而寓公文怨矣俄以言者
去君喜於歸道逢佳山水必登眺把酒興盡乃行還家手葺三徑
自號愛閑老人朋親相樂應接忘疲客去則匿香束書燕坐無他
營首秋偶嬰腹疾而醫療迄不效一日立妻孥曰我大期且至平
生無不了事當行即行旋却藥而逝時奉華州雲臺祠自君寢疾
若知舊若里巷故老日扣門問安否以疾狀增損為憂喜既歿悲
愴聚泣有以見君感人之素也享年七十有五積階朝散大夫服
五品娶某先公贈太師鄭國公之長息女封宜人二子邛邛各預

漕薦一女適故職郎元圭繼通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蓋鑄先八年
卒孫男文子文孟孫女尚幼君內稟外蹈不淪其天錄閨門以達
官政故能明備肅括識者指為家學中來顧亦略用所長而惜未
大其施也其餘力文詞不為詭異而合雅正尤耽結字超悟二歐
楷法至於篆籀幾若神畫散落遠邇在在賢之有愛閑雜藁若干
卷愛閒隨筆若干卷切時之論若干卷藏於家君之不朽其亦在
斯乎余既諾諸孤請哀而銘之曰
祖有攸訓蔚粹傳兮君仕君處勤弗愆兮行無巨細率其天兮未
聞爾施而奄然兮慘余中腸歎逝川兮香山之藏隴因先兮余尚

銘之以永爾千萬年兮

送陸子善序

盧熊

至正十三年秋常熟陸君子善以淮安守繆侯薦為清河教諭初
侯之為常熟也當兵革凋敝之後撫摩煦嫗民始得蘇暇日與其
士夫討論政治得失而罷行之一州稱治焉其取友之益不誣矣
陸君世本宦族純雅而文恬于榮利尤為侯所愛重侯自去常熟
由同知杭州牧准舍念陸君之不得朝夕與處也遂舉以是職公
府既建其請繆侯不遠千里迨書持幣以聘君以母老義不得去
左右而重繆侯之意不可虛辱也將絕江沂淮以去與之遊者咸

賦詩為餞其友周君士逸屬予序首予聞朋友不信為非孝陸君
孝于親則信于友也必矣斯二人者論議之相與意氣之相合非
一日也至于睽離既久而眷眷不忘者其必有道哉是舉也使陸
君遽以母老為辭而拂侯之意則朋友之情蓋有不釋然者矣雖
然君之往也將以孝弟忠信化一邑而母子千里之思人之所同
然者侯亦安忍重違其意宜乎趣君之歸而終不敢以三年淹也
苟如是其于事親取友舉不失焉將見淮南人士亦且詠歌之矣
周君曰然遂書以為序陸君名景元其祖某宣威將軍海道萬戶
父嘗為中朝匠官云年分誤

瀟湘君與羅浮山人相遇於松老主人之庭二人相謂曰吾曹盍各言其素于主人以締歲寒之交乎羅浮山人進而言曰吾世出梅福後宗支蕃衍分處四方至羅浮為大族吾生盤錯根節不辱于斧斤冰玉肌骨不汙于塵俗鐵石心腸不挫于風霜花不爭靡于羣英而歲晚見焉寔不欲稱于眾口而九鼎調焉水月吾不避其影蘭蕙吾不知其香蓋自好而適于隱者之流納交左右可乎否耶繼而瀟湘君曰吾世出孤竹園子孫日滋凡溪澗幽僻之所靡不有之瀟湘則吾所處也吾生卅角而謝錦棚立節而挺琅玕凌轢風霜而不失正色吾質修挺無俯屈也吾中虛直無容心也吾外圓潔無污染也遇清風則鳴吾珮玉遇明月則顧影徘徊蓋亦自修而進於君子者敢辱交于主人焉松老喜而作曰吾方謝棟梁于廊廡退修晚節幸二君相與為交不虛辱矣于是延之于堂引酒相對而為之歌歌曰彼美人兮山之阿清而臞兮顛以瞻衣綠苔兮帶薜蘿芳菲菲兮娑娑歲云晏兮我過終吾與遊兮矢靡他又歌曰有美兮此君楚之山兮湘之濱清泠兮不垢氛修亭亭兮思凌雲飛葆蓋兮紛紛即吾居兮正云羌吾生兮終與羣松老則鄒宗彛自號也永嘉子聞而記之



